

闲话

主编 / 臧杰

青 岛 出 版 社



苦
苦
跋
涉

风雨中的丰子恺

真假丰子恺

两生花：白杨在1936—1949

王莹：文艺青年的洁癖与挣扎

鲁迅的教师生涯

撕裂是我我穿裘——周作人与钱

青年党员刘大杰

施蛰存的笔下风波

施蛰存与周楞伽的两次分歧

施蛰存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宋教仁缔造国民党

邹容之死：都是章太炎的错？

《闲话扬州》之闲话

鸳鸯蝴蝶派三记

欧坦生「复活」记

赵家璧回忆录的启示

苦苦跋涉的牛汉



闲话

臧杰·主编 青岛出版社 闲话文丛 ▲▲

苦
苦
跋
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13) 苦苦跋涉 臧杰主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36-7844-6

I. ①闲… II. ①臧…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5796 号

- | | |
|------|--|
| 书 名 | 闲话(十三) 苦苦跋涉 |
| 主 编 | 臧 杰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 www.qdpub.com |
| 经 销 |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010-65513628 65512133 |
| 责任编辑 | 金 龙 |
| 特约编辑 | 贺中原 单蓓蓓 |
| 封面设计 | 乔 峰 |
| 平面制作 | 墨点平面设计工作室 |
| 制 版 |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24开(889mm×1194mm) |
| 印 张 | 10.75 |
| 字 数 | 220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7844-6 |
| 定 价 | 26.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4006532017 (0532) 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29

闲话

目
录

苦 苦 跋 涉 ○

目录

“风雨”中的丰子恺 / 梦之仪.....1

真假丰子恺 / 孙德喜.....33

两生花：白杨在1946—1949 / 张 华.....45

王莹：文艺青年的洁癖与挣扎 / 大 漠.....60

鲁迅的教师生涯 / 古 耕.....81

“穿袈是我你穿袈”——周作人与钱玄同 / 魏邦良.....94

青年党员刘大杰 / 陈正茂.....110

闲话

目 录

施蛰存的笔下风波 / 黄 恸.....	122
施蛰存与周楞伽的两次分歧 / 周允中.....	134
施蛰存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 姚一鸣.....	145
宋教仁缔造国民党 / 张耀杰.....	159
邹容之死：都是章太炎的错？ / 岑燮钧.....	184
《闲话扬州》之闲话 / 张祚臣.....	193
鸳鸯蝴蝶派三记 / 杨小洲.....	208
欧坦生“复活记” / 钦 鸿.....	218
赵家璧回忆录的启示 / 顾 农.....	232
苦苦跋涉的牛汉 / 苗振亚.....	240



“风雨”中的丰子恺

梦之仪

—
一个人，只要和某一事物结缘，他便不会寂寞，这样的人，也一定幸福。但，这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人的一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容地选择。如果是这样，毫无疑问，丰子恺便是这样幸福的人。

我们所知道的丰子恺，于艺术的领域，几乎无所不通，绘画、音乐、文学、金石、书法等，然而，人生无常，世事无常，也正是他一生结缘的艺术，给他带了巨大的灾难。

风云变幻莫测。历史是没法改写的，历史的进程谁也意料不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其时，丰子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还在3月的时候，丰子恺偕妻徐力民、孙女丰南颖游览了绍兴嘉兴湖州等地，心情显然不错，题为《嘉兴》的诗这样写：“三十年前此地游，暗云笼罩古城愁。如今再到经行处，处处红旗映画楼。”（《丰子恺文集·七》第818页）新旧前后，对比非常之鲜明，心情亦当如此。谁



能料到：两个月后的6月份，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八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阿咪》的成文来自一次约稿。1962年，《上海文学》因为扩大版面的需要，当时在作家协会编辑部

○ 丰子恺

工作的女作家罗洪出面到丰子恺先生家向他约稿。罗洪和她的丈夫朱雯是在抗战时的桂林与丰子恺认识的，他们曾一起在桂林的小餐馆喝过老糯米酒。二十多年不见，这次专程去组稿，也是一次叙旧，他们说到桂林的老糯米酒。这样温馨的场景，想来一定感染了老画家的心。两周后，丰子恺便交给罗洪《阿咪》一文。

丰子恺曾经写过《白象》一文，称赞一只名叫“白象”的猫有壮士风、高士风；也写过一篇《贪污的猫》，调侃了猫可爱的贫婪；而这次的《阿咪》，写的无非也还是家里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然而令人根本想不到的是，文章因为“猫伯伯”一词而遭大罪。

苦苦跋涉○

他是这样写的：

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缘缘堂随笔集·阿咪》）。

我小时候，家里丢失了椅子长凳之类的，祖父便会骂上一句“贼伯伯”以示气恼。由此可见，江南一地，这“伯伯”一词真的是寻常得很，而大字报居然说，“猫伯伯”是影射毛主席，因为江浙一带口语，“猫”即“毛”之谐音。中国历来就有捕风捉影的高手，历来就有“莫须有”的罪名，而如此超群的想象力，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令人生畏啊。

“风雨”中○
的丰子恺

其实“猫伯伯”一词，于丰子恺也许是习惯。1959年9月11日，他给幼子新枚信中就有这样的话：“家中一切平安，猫伯伯也比以前胖得多了。”（《丰子恺文集·七》第511页）他的习惯还因为他比较喜欢用家乡的一些俗语、方言，这在他的文中信中常可看到，如他用“白场”代场地，用“捉草”代割草等，这也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方言。信手拈来的词儿，却令这个童心未眠的老画家，无辜地卷进了这场可怕的政治漩涡中。

这之后，丰子恺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等等，甚而成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针对《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有人写大字报，说此画欢迎蒋匪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如此歪曲作品的意图，实在是可笑之至。《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这幅画批判丰子恺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轰炸》一画，原本是用来揭露、控拆日本侵略军暴行的，却说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叛国行为制造舆论。为了对丰子恺漫画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还出专刊，如《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等。

对丰子恺来说，他之挨批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建国之初，他曾经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批判，又据三次为巴金画像的俞云阶回忆，当时，有人画一个人拉着大小一群羊朝前走，丰子恺批评说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其它的就会跟着走的。有人立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写过《检查我的思想》，把过去的自己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是自虐。1956年的《城中好高髻》、1962年文代会上关于大剪刀的发言也都受过批判，《阿咪》一文在刊出不久，《上海文学》杂志要求从1960年起作全面检查，检查的结果，《阿咪》被卷入了“毒草”的行

列，结论是影射。《阿咪》首次被批。虽然这样，但是一个有思想的文人，他的意识深处总是仍保留着自我，虽然那个声音已经很微弱。

因为制造了如此多的“毒草”，他本人需要“消毒”。这以后，丰子恺不得不每天去画院，交待问题、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经过了几次被抄，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书画就有四大箱一百七十幅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被抄去了七八千的存款，更不用说，工资已被减到了一半。

丰子恺一家寓居的这幢位于陕西南路39弄长乐村93号西班牙式的三层小洋房，1954年他用六千元顶进，其后每月付租金，现在一样遭遇了不测，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层被退租，另外住进了人家，钢琴间、磨子间也不再归丰家，一个造反派甚至一度占用丰家二楼的北房，似穿梭般经常来丰家，很让人讨厌。

二楼南房外有一个封闭式阳台，阳台中部有一个梯形突口，三面都有窗，上方还有天窗，丰子恺常在此处看书。坐在这里，白天可看到太阳晚上可观见月亮，因此被命名为“日月楼”。但是，这时候的日月楼，已是空空荡荡了，这对于一个画家作家来说，没有了书没有了画，没有了精神食粮，还能算是一个有着完整意义的家吗？

因为丰子恺的问题，有关人员受到了牵连，中学教师、佛教居士朱幼兰因写《护生画集》文字之故，被指犯有罪过受审查，学生胡治均最初也受牵连在审查。最让丰子恺伤心的是，原定要出国深造的小儿子新枚，因为父亲丰子恺的问题，被迫留在上海等待分配。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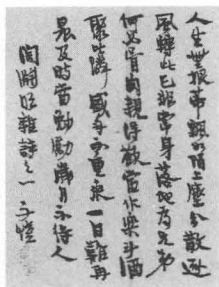
“牛棚”，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革中的一个字眼，丰子恺一样没逃过“牛棚”一劫，有史料告诉我们丰子恺在“文革”近一年时的状况。



苦苦跋涉○

“风雨”中○
的丰子恺

“弟每日六時半出門辦公，十二時回家午飯，下午一時半再去辦公，五時半散出，路上大都步行（十七八分鐘可到），每日定時運動，身體倒比前健康，可以告慰故人。”这是丰子恺1967年4月8日致广洽法师的信。除了身体不错，实在没有什么好事可说的。这时，他为了交待问题，不得不天天到画院，他是多么地不情愿，又是多么地无奈，在此前的信中他这样告诉故人：“弟近日全天办公，比过去忙碌。而人事纷烦，尤为劳心……但得安居养老，足矣。”（1967年2月25日致广洽法师信，《丰子恺文集·七》第347页）而所言之“办公”其实就是被批斗的代名词罢了。因为当时拉出去被批斗也是家常便饭。



漫画家张乐平后来这样回忆：

“文劫”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有时斗完之后，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彼此谈笑自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我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问他怎样？他笑着说“处之泰然。”后来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我很为他气愤，他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

（张乐平《画图又识春风面》，收入《写意丰子恺》）

读这一段文字，可以想见，这两位漫画家，在经历的无数次的批斗之后，已经能够安然处之了……

1967年仲夏，丰子恺被关在上海美术学校数十天，虽然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但他从不放在心上。他和画家邵洛羊一起被隔离，



○ 丰子恺与孩子们在上海日月楼下客厅

还有的一点自由，是可以到食堂吃饭，可以到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药酒浅酌。丰子恺拿出自己摘录的一本鲁迅语录给邵洛羊看，夜色低垂的时候，他俩蜗居斗室，却是海阔天空地聊谈，他们谈

得很多的是佛教，谈佛教里的大乘和小乘、南北宗，又慢慢转到丰子恺的宗教信仰上，谈弘一法师，谈人生之无常，谈他的护生画……从人变成了“牛”，作品从香花变成了“毒草”，不变的还是那一轮明月。

“牛棚”虽小，月亮同样默默地洒进光来，精神上的创伤是这样能够相互安慰的！

有一次，巴金去“牛棚”上班，在淮海中路陕西南路路口下车，看见商店旁边的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陕西南路上也有。1967年8月16日，丰子恺在黄浦剧场接受专场批斗会。九月，《打丰战报》第一期出版，这份批丰专报除了批判文章之外，还有一些为批判丰子恺而画的漫画等。

当年画家沈本千从朋友那里看到一张“批斗丰子恺专刊”，上有“十万人斗争丰子恺”的大标题，不由怒从心起，信笔写下一首《寄慰子恺》的绝句：“有理不容辩假真，铄金众口屈难伸！‘斗争’我谓堪矜汝，画笔能当十万人！”（沈本千《湖畔同窗学画时》，收入《写意丰子恺》）写完之后只是终究不敢寄去，不敢去安慰老朋友。

1967年12月，新枚结婚之夜，丰子恺又被揪到虹口区开批斗会，两位新人不住地担心着，几次跑到楼下去看。

没完没了的批斗，坐不完的“牛棚”，怪不得巴金在晚年无奈又愤慨地写道：“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巴金《随想录·把心交给读者》）

苦苦跋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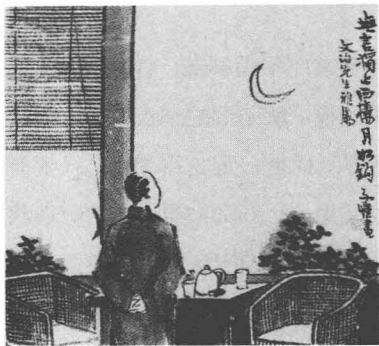
“风雨”中的
的丰子恺○

1968年4月，儿子新枚离开上海赴石家庄华山制药厂任技术员，丰子恺即萌生了到石家庄去的念头。在新枚了解了烟的情况之后，他让新枚继续打听酒的情况。他说：“窝窝头，我是一定吃得惯的，只要有酒。”（1968年4月间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53页）丰子恺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黄酒，他一度曾想定居台湾，但因为喝不惯台湾的酒，便取消了定居那里的念头，所以酒是不能没有的。新枚到石家庄才一两个月，父亲又对儿子又说：“索性我与母大家都做了石人，也很好。但这是愿望而已，不知能成事实否。”（1968年5-6月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55页）

但的确只能是想想而已，身不由己的他还是要去“牛棚”的。3月，“文革”小组组织的狂妄大队冲进上海画院，他们把热浆糊倒在丰子恺背上，贴上大字报，并让他到草坪上示众。回家时被家人发现，其间愤慨可想而知，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起这事，只是要求快拿酒来。酒恐怕真是个好东西，曹操长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人感慨“李白斗酒诗百篇”，而阮籍，驾一马车，边行边饮，路尽而号啕大哭。自古以来文人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对于丰子恺来说，一杯酒下肚，什么忧愁都没了，他已经把悲欢荣辱置之度外，有的是冷眼旁观尘世的镇静和达观。

六天“牛棚”上班，一天休息，丰子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做起了连环诗词句：“廖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红豆生南国，国破山河在，在山泉水清，清泉石上流……”一连接了六七十句，接不下去了，新枚来接，最后一句是“龙宫俯寂廖”，又回到了“廖”。看来父子两个对这种游戏有些乐此不疲。

实在是因为有诗啊，“牛棚”的日子也还能苦中作乐。丰子恺显然很欣赏马一浮抗战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四



月，称为清和月，六桥，就是杭州苏堤蒋庄。马一浮写这诗时是在巴山四川，抗战胜利后果然住到了自己向往的蒋庄。于是丰子恺和儿子谈论起了老友马一浮，说他可惜迟死了一年，以致被逐出。

因为文革开始后，马一浮被红卫兵批斗，被迫迁出蒋庄，住回到了

他的“陋巷”，次年病故。马翁自己也曾这样明志：“如果见逼，可以坐脱立亡。”（转引自刘衍文《马一浮与熊十力》，《万象》2007年第3期），可惜没有做到。

到了一九六九年，形势慢慢有了变化：“近一二年来，变化甚多，总之是一步一步地使斗批对象与群众接近：起初拆牛棚，与群众住在一起；改请罪为请示；改三鞠躬为一鞠躬；与群众一起学习；今天又废止劳动（本来每天早上劳动半小时，我是揩玻璃窗），前天起，大家戴像章。——总之，是渐渐地使我们与群众相融合。看来是逐步进展，直到解放。”（1969年4月28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56页）

在其后几个月的时间里，被定为“走资派”的画家程亚君，在隔离了一年多后，也放了出来。一度被一个造反派占用的丰家二楼北房，这时也还给了丰家，这样家中住房较前略显得宽敞了。画家唐云差不多这个时候也撤销了隔离。篆刻家钱君匋解放（当时称“审查结束”为“解放”）了，恢复了原薪。贺天健解放后，归还了抄去的存款，计有二万多。画院受批判的有二十四位画家，这时已解放了一半。

八月的时候，情况又有些变化，三天（周一、二、三）是到博物馆，三天（周四、五、六）是到药厂或画院劳动。画家俞云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博物馆牛棚的情景：



○ 丰子恺作品

苦苦跋涉○

“风雨”中○
的丰子恺

大大小小几十头牛，被圈在棚子里，靠着四面墙脚，规规矩矩，席地而坐，每天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投降书很长，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丰先生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只是微合双目，喃喃默念，天知道他在读什么。

当时，国无国法，“棚”却有“棚”规。每天，我们必须清晨五点到“牛棚”，去作早请示；回家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的标志牌不让摘下，以便使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让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让家人心惊胆颤。

丰先生似乎永远戴着牌子。一次，我乘26路电车，恰逢他从陕西路站上车，胸前赫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标志牌，车上许多人围着他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先生并不在意，自管自紧拽车顶扶杆，纹丝不动，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笔直，像块厚实的木板。我想，他也许真的四大皆空了。

（方坚《风雨忆故人》，收入《写意丰子恺》）

闲时丰子恺还是用各种方法消遣，有时造“平上去入”四言句，有时做“一声诗”，即个个字用平声，或上声，或去声，或入声。有时玩集句。他和唐云最投合，互相勉励，互相安慰。

八月下旬，因为要备战，还因为“清队复查深挖阶级敌人”，局势一度又紧张起来，准备定案的推迟，已解放的都复查，大家天天写思想汇报，每天一张纸。人家思想汇报写得苦，丰子恺写文章惯了，不觉其苦。丰子恺手中那支作画用的毛笔，如今换成了自我批判的钢笔，这才是世间最具讽刺意义的漫画。

十月底，画院全体人员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劳动期间每月放假四天。丰子恺在家附近的襄阳公园乘26路车到徐家汇，换56路到港口，再换龙吴路汽车到曹家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拖着颤巍巍的身体，颠簸在公交车上，辗转一个多小时。

时，这才到达目的地。他因为从小素食，所以自带了酱瓜乳腐，每餐吃三两饭，劳动是采棉花，洗脸用的是河浜的水，睡的是稻草床，却是铺在地上的！冬天下了雪，他和另一位老画家朱屺瞻在一起，枕边被上都是雪。

在乡下，斗批改还在进行中，他们还是没有逃过被批判的命运，俞云阶这样回忆：

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我和丰先生一起被赶到乡下。看守的“小将”常常逼迫我们用漫画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批判。这也算“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吧”。丰先生也画了。一次，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叼着烟卷沉思的老头，嘴里喷出的烟雾，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头上盘旋成一堆高帽子。众“小将”把这幅画大批一通，说是丰先生这种时候有条件抽烟，可见革命尚未触及灵魂。以后，他画一张，被批一顿，并收入“黑画册”。现在想来，那些画真是绝品，凝聚着历史思考、时代特征和中国人的精神意识。

（方坚《风雨忆故人》，收入《写意丰子恺》）

苦苦跋涉

尽管是这样恶劣的环境，消遣式的游戏还在进行着。乡下的风，叫“橄榄风”，他们玩起了对子，丰子恺对“黄梅雨”，唐云对“芭蕉雨”。又写起了全仄诗，默背古诗十九首。身体是那样的不自由，心思和灵魂却是困不住的，随时可以自由地飞翔。

他想得比以前更多了，对于现状，也更加淡定泰然：“我近来相信一条真理：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想，对现在就满足，而心情愉快。”（1969年5月17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57页）“形势变化不测，我现在已置之度外，听其自然。”（1969年11月15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71页）

“风雨”中的
的丰子恺

而此时，丰子恺想去石家庄定居的想法也更加强烈：“至于石家庄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满足。”（1969年8月23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61页）

尽管如此，他心里还有一件热切盼望的事，那就是解放，是退休。

“八·二八命令后，加紧备战，诸事延搁，我已有思想准备，耐性等候，并不烦恼。听说，‘退休’之风盛行。则我问题解决后，即可求退休，大愿遂矣。”（1969年9月7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62页）“我无其他

愿望，唯有‘求我所大欲’——退休家居。”（1969年11月27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72页）“我之所大欲，是退休。”（1969年13月21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75页）

对于“解放”、“退休”这样的字眼，我在读丰子恺书信时，一次次地看到，一次次地心痛着，谁的年华最珍贵？大凡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他的年华总比一般人来得精彩。但就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和他原本应当更精彩的年华却竟如此地黯淡着。

四

但是，如果说丰子恺现在只是用诗词求得一时的消遣，那终究是片面的，

据丰蓉赓回忆，1968年，在上海帮丰家处理家务的石门湾人英娥，回石门时曾偷偷地来到她家，对她和她母亲说，丰先生晚上回家，仍是喝一点酒，神情依旧，使人什么也感觉不出，他是怕家里人难受，吸的是低档烟，又说：“不管怎样，先生仍是每天早上五时左右起身，看书、写字，从不间断。”（丰蓉赓《忆子恺叔二三事》，收入《写意丰子恺》）

初读这些，令人心有疑惑，他在清晨的这些时光里，他的看书写





字具体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是否有比诗词消遣更有意义的东西呢？最后的答案是肯定的。

1969年的暮春，学生胡治均审查结束给予解放，来看望老师，他为不能保住老师的画作而失声痛哭，丰子恺却给了他很多鼓励。当他再一次去看望老师时，丰子恺先生交给他一只封好的信封，他回家拆开一看，是一幅题为《初步》的漫画。此后胡均治每次到丰先生家，都会收到先生的画。这些画就是丰子恺利用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光完成的。那些画

后来被名为《敝帚自珍》。

丰子恺梦寐以求的退休闲居生活，在1970年年初他得病之后变得相得到了。2月2日丰子恺全身抽筋，神经性发作，当时回沪在家的新枚夫妇和姐姐一吟，好像仙人指使似的，把他送到医院看肺病，当医生的姨外甥女也一起苦劝他住院，这一查，果然很严重，是中毒性肺炎，幸好医治及时。在医院，他作《病中口占》：“风风雨雨忆前尘，七十年来剩此生。满眼儿孙皆俊秀，未须寂寞养残生。”（《丰子恺文集·七》第821页）在寂寞的病床上，回忆风雨往事，他一定是想了很多很多。

三月底出院，热度还是长久不退，回到家的丰子恺睡在阳台，睡在那张连腿也不能伸直的小床上，这张小床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石门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内。久违的日月楼啊，又能够在这方小天地里看到日月的运转了，日月山川在他心中沉淀起来，他的心复又变得敏

○

○ 丰子恺作品

苦 苦 跋 涉

“风雨”中
的丰子恺